蜀山劍俠傳/16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六七回　呈奇計 酒海涌碧波　慶芳辰 珠宮開血戰

下一回▶

這時易靜、輕雲等也都上前相見。聽完龍力子之言，易靜自請當先，率領衆人，徑往金門內走去。入門十餘步，迎面便是座大晶屏，寶絡珠纓，五色變幻，光彩迷離，耀眼生纈。轉過屏後，現出一間十畝大小的敞廳，黃玉爲頂，無柱無樑，當中設着十多個羊脂白玉大小座位。餘下陳設俱是珊瑚珠翠之類，雖也不少，因爲地方太大，疏落落更覺華貴。那地面是一整塊的水晶鋪成，下面是水。每隔五步，更嵌着一粒徑寸的夜光珠，將地底千奇百怪水族貝介，照得纖微畢現，越顯奇觀。

衆人也無心觀賞，便照龍力子所說方向路徑，往那存放總圖的內殿飛行。接連穿過十幾重門戶，從一個高斜的小甬道飛上。剛一走完，忽又現出一間大敞廳，比進門時所見約小一半，高卻過之。裏面果有一座畝許大小的殿臺，位置卻非正中，共是六個門戶。通體水晶做成，四圍有一層極薄的淡煙圍繞，乍看並無形質，仗着慧眼仔細觀察，方看出一點痕影。正中殿頂，懸着一片極淡的黑影，如非預先有人指示，決想不到這兩樣便是魔網、魔閘。

衆人不敢冒昧衝入，離殿三四丈，便即停住。遙望那裏面通明，殿中爐鼎丹竈及各種法器，俱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祇不見廉紅藥的蹤跡。情知矮叟朱梅指揮若定，早有前知，紅藥又是嫉姆高足，不致閃失，但是人總不曾看見，好生奇怪。正在尋思，易靜細看殿中

陳設和殿頂四外，忽然觸動靈機，悄問衆人，所見晶殿中景物如何？彼此是否相同？竟是各人各見，答出之言俱不一樣。愈發省悟，悄對衆人道：「紫雲三女魔法真個厲害。我們進來時，未遇一個敵人，本就恐怕無此容易。這般緊要所在，就算是初鳳一人神志已昏，還有不少能人，怎得這般大意？後來到了這裏，見了此殿形式，已疑這裏便是藏圖所在。那晶殿乃是虛設，連她宮中自己人俱被瞞過。我等祇一近前，雖不一定被困，也必有許多糾纏。我算計紅藥道姊必在這敞殿之外，成功與否尚屬難知，說不定還有一些羈絆呢。如我意料不差，我們現時從後而來，眼中所見，祇有這後中、左、右三門，和前左、前右的側面，前中一門尚未看到。就此繞行而過，恐踏埋伏，陷入危境，或將敵人驚動。家父精研各家陣法多年，小妹略有知聞。諸位道友，可隨我身後，魚貫而行，繞向前面。這晶殿外魔網，雖是誘敵人殿時的埋伏，卻還沒有當中那片黑影厲害，切不可挨近殿的中心。等到了那裏，如再不見紅藥道姊，再行相機行事如何？」因輕雲、英瓊兩人劍光俱是百邪不侵，便請輕雲緊隨自己在前，英瓊斷後，算準方向，避開殿中心二畝大小的地面，魚貫繞行過去。

遁光迅速，轉眼飛越到了前面。正覺仍無所見，有些失望。英瓊斷後，雖也遵照易靜所說，心裏總是將信將疑，暗忖：「朱師伯受了掌教師尊之託，早已前知，來時說得那般容易，怎地到此又爲難起來？這座晶殿明明是真，至多有了妖法變幻，怎說總圖不在其內，形乃虛設？」想到這裏，隨意將劍光一指，光華撩處，猛地飛起一片火煙。恰巧前行諸人業已飛到前面，一見除晶殿外，空無所有，正在驚疑回望。易靜一眼望見英瓊劍光撩處，碧焰飛揚，再定睛一看，不由低聲喝道：「在這裏了！」衆人循聲注視，那團碧焰已熄。易靜更不怠慢，略一端詳形勢，便請輕雲、英瓊爲首，將光劍合一，與自己連在一處，朝適纔發火之處穿去，緩緩而進，不可太疾。爲防萬一傷了自己的人，餘人也各將劍光法寶護身，準備接應。三人當先，劍光剛飛前些許，團團碧火煙光，彩氛妖霧，同時發出，被劍光一掃，都化爲千點流熒，萬縷輕煙，滿殿飛舞而散。似這樣又進丈許，漸見晶殿中現出一個紅衣女子，在離地三丈的一座法壇之上，凌空落下，周身俱是紅光圍護。衆人知是紅藥被困在內，心中大喜。頃刻間煙火妖氛同時消滅。紅藥也早發現來了救應，連忙上前相見。

原來這間敞廳便是內殿。紅藥奉了朱梅之命，用嫫姆所賜神針和靈符掩了聲音，隱去身形，由殿頂穿孔飛入黃晶殿初鳳行法的內殿之中。此時初鳳正在裏面施爲埋伏，未敢造次下手。直等初鳳行完了法，壽辰已至，出去開宴，纔行飛下。那總圖就在晶殿前面內殿中心法壇之上，起初破圖，因有妙一真人的辟邪玉斧和嫫姆的無音神雷，下手極爲容易。照着預定，紅藥破完了圖，便應迅速離開法壇，避開中央各種埋伏，以俟衆人到來，

再行同往會敵，便可無害。偏偏紅藥初出茅廬，開頭便遇勁敵，連獲勝利，一時得意忘形，貪功太甚。破圖之後，見圖中煙霧飛揚，紛紛爆裂，炸散坍塌，別無甚麼異處。心想來時曾聞此陣甚是厲害，今日一見，也不過如此。又知道那座晶殿乃是魔法虛設，四面俱是埋伏。紫雲三女好幾件重要法寶，連同陸蓉波的元命牌，俱在其內。那門戶就在這法壇之上，祇一時觀察不出。自己父母全家皆被許飛娘害死，如今仇人現在外殿赴宴。還須等輕雲、英瓊等五人到來，始能出去，未免顯不出師門道法高妙。何不將這假晶殿的門戶尋着，趁衆人未到以前，破了魔法入內，再代石生將蓉波元命牌盜入手中，就此出去隱身，將仇人刺死，豈不痛快？

正在尋思，四處搜尋那假晶殿的入口，卻沒料到初鳳內殿幾處重要所在所設埋伏，俱按奇正相生，此伏彼應，互爲循環。總圖破完，門戶雖然現出，埋伏也同時發動，又是極污至穢之物煉成，紅藥的道力哪裏禁受得起。起初破圖容易，不過是仗着靈符和無音神雷的妙用。此時俱已用完。她還以爲自己仗有姨姆所賜的雷澤神劍，百邪不侵，適纔總圖尚且應手而碎，何況這些許幻景妖法。祇顧報仇心切，一時大意，幾乎誤了大事。剛看見總圖中火滅煙消、邪氣盡散，忽然身後又是一道光華直照過來。幸而當時機警，防備得早，先將劍光護住身子，再行回頭查看，那劍又不畏邪污，沒有爲初鳳魔法中暗設五淫脂所傷。就這樣躲避得快，隱形之法已受污被破。紅藥先尚不知埋伏發動，及見身後光霞一閃即逝，並未受着甚麼傷害。正要收轉劍光，猛覺周身前後左右，都似有重力壓來，四外都是昏沉沉的，甚麼也看不見。想往前衝出，竟似有千百萬斤力量阻住，連衝幾回，俱是如此。方知不妙，連忙懸空趺坐，運用玄門心法，保住身子，以待救應。

剛將心神收定，倏地又覺身子一輕，壓力全去，一時百念紛呈，心旌搖搖，幾難自制。初鳳這諸天五淫脂魔法厲害非常，所用五淫脂如不將人打中，這諸天欲魔五淫便齊來糾纏。如換別人，必以爲魔法已破，盡可放心，祇稍一不慎，魔頭立時乘虛而入，令人自己毀滅性靈而死。偏巧紅藥得過姨姆真傳。起初雖然是連勝之餘，大意貪功，致有失誤。及見朕兆不佳，便想起自己孤身一人，獨在危境，朱師叔有名前輩劍仙尚且諸多謹慎，自己怎能背命而行？一有悔過之心，早把輕敵之念打消。再加她自從在黃山受責，被姨姆救去，學道之初，首先學的是收心固神，息欲屏慮，曾經過好幾次試驗。魔頭一來，便被警覺，愈發不敢妄動，專一定慮澄神，與魔相抗。不消多時，易靜等便一同趕到。

這諸天五淫魔法施展開來，那被困的人固然身上感受諸般痠、疼、痛、癢、甜、軟、舒、適，心頭萬念叢生，七情雜呈，非俟有人將法破去，甚麼也看不見。就是未曾被困的人在埋伏外面看去，不但空空的一無所有，連被困的法寶劍光也盡被蔽住。也是三女劫運

將終，紅藥不該有難，被英瓊無心用劍光一掃，先將五淫脂破去，接着會合輕雲，雙劍合璧，同時進攻，又將魔氛掃蕩乾淨，紅藥方始安然脫險。輕雲與紅藥前在黃山原本相識，便給衆人一一引見，依了紅藥，魔法已破，正好將那假設的晶殿破去，將元命牌盜出，一同出去會戰三女和一干妖孽，省得重來費手。輕雲道：「破這晶殿不難，但是朱師伯說，非石生師弟親手滴血，不能取走。這事關係他母親成敗甚大，我們不可造次。還是請紅妹在此暫候，等他到來，一同下手爲妙。紅妹想報親仇，恐少時出去，仇人業已驚走，誤了時機，原是爲人子的正理。無奈飛娘運數未完，應劫須在三次峨眉鬥劍之時，即使趕去相會，也是無濟於事，何必急在一時呢。」紅藥見心事被輕雲說破，祇得應了。輕雲仍請易靜爲首，率領衆人，前去會戰三鳳。

當下各人仍將身形隱住，一同飛向前面正殿。這內殿本是初鳳行法煉道之所，全宮最重要的所在，埋伏自然不少。一則易靜道力高深，見多識廣，英瓊雙劍神妙；二則有朱梅預先指示機宜，再加身形隱住，即使遇見一兩個宮中餘孽，無不應手傷亡，所過之處，勢如破竹，一些也沒有阻隔。祇刻許工夫，便人不知鬼不覺地侵入三女擺設壽筵的正殿不遠。衆人見下手這般容易，俱各欣喜非常，暗忖：「如照這樣，飛到筵前，祇須乘他一個冷不防，將各人的飛劍法寶同時發將出去，縱未必全數誅戮，至少也除卻幾個首要。」一路尋思，耳聞仙韶雜奏之聲四起，不覺行抵殿前。遙望殿中，四壁盡是鯨燭珠燈，晶輝燦爛，大放光明；青玉案上，奇花異果、海錯山珍，堆如山積。紫雲三女同了衆妖人，正在觥籌交錯，一面炫幻爭奇，各逞己能。滿殿上魚龍往來、仙禽翔集，紛紛銜杯上壽、聞樂起舞。真個是變化無窮，極盡詭妙，雖是左道魔法，卻也令人心驚目搖，不敢輕視。三女高坐中案，款賓獻術，祇管互爲讚美，笑言晏晏，俱不料危機瞬息，就要發作。

這時三鳳忽從衆中立起，手裏擎着一個白晶酒杯，滿盛碧酒，對衆說道：「適纔諸位道友妙法，俱已領教。小妹不才，也煉了一樣小術，現在施展出來，與諸位道友略助清興，就便領教如何？」衆妖人紛道：「三公主妙法無窮，定比適纔還要新奇，我等得開眼界，真乃幸事。還請先道其詳，以便到時不致和許仙姑的五仙上壽一般，突如其來，我等事前不知，錯過觀賞機會，又誤認來的是仇敵驚擾，幾乎貽笑大方，倒覺掃興。」原來許飛娘何等機智，又與三鳳不和，胸藏叵測。這時因見三女酣飲狂歡，全不以大敵當前爲慮；慧珠、金鬚奴雖也強顏爲笑，卻是面隱深憂。尤其初鳳迥非往日持重敏練，有時竟彷彿醉了酒一般，語言皆無倫次，簡直反常，變了性情。雖然初鳳修道數百年，不致像常人中酒那般顛倒錯亂，怎能逃得過許飛娘耳目，略一細心，便可辨出。再加飛娘又知道那七聖魔法厲害，陷人不成，行法之人必要身受其害。初鳳行法以後，並未擒到一個

敵人，其中定有差池。峨眉派豈是好惹的，既已成仇，怎能容你自在？也許強敵業已深入，少時就要發動。想到這裏，頓生巧計，以爲事急劫寶遁走試驗，故意借着娛賓爲由，乘冬秀正弄幻景將完之際，亦取出自己帶來祝壽的數十枚懷山仙果，暗將煉就五鬼驅遣出來，持果獻壽。三女和衆妖人事前不知就裏，一見五個模樣猙獰的道者忽在殿中出現，俱誤以爲來了仇敵，紛紛驚擾欲起。飛娘見初鳳神志果已混沌，自是心喜。易靜、輕雲等將到時，飛娘的法剛剛行完，殿中仙韶歇而復作。衆妖人因飛娘鬧過這一次把戲頗煞風景，所以如此說法。

三鳳聞言，答道：「此法無甚珍奇，也非幻景。日前因愚妹賤壽在即，想不出娛賓妙法，偶憶昔日紂王肉林酒池，枉被世人稱爲無道荒淫，傷耗許多財力民命。其實不過是一個人力做成的貯酒池罷了，哪裏配得上『酒池』二字？我這法兒，不似紂王那般殘民以逞，祇用上百十個有限的魚蝦而已。少時先請諸位仙賓和衆師姊暫蒙法眼。這法一施，黃晶殿立時變成萬頃仙釀、千層酒浪，再將這隻晶杯化成一個水晶大盆。我等置身其內，同泛碧波，隨意取飲，都是本宮仙釀。這酒海中，還有不少魚蝦游泳，諸位食指一動，告知小妹，便可指物下酒。區區小術，無異班門弄斧，諸位休得見笑。」

衆人正遜謝間，三鳳已將滿頭秀髮披散，口誦玄天魔咒施展魔法。將翠袖一揮，音聲盡止，滿殿燈燭光華全都熄滅，殿內外俱是一般漆黑，眼前祇見雲煙亂轉，不辨一物。轉眼工夫，忽聽三鳳大喝一聲，耳聽濤聲浩浩，酒香透鼻，衆人覺着身子微微動了一動，一座黃晶殿已化成一片廣闊無垠的酒海，除長案几座杯盤外，原來景物不知何往。三鳳手中所持那隻晶杯，變成畝許大小一個晶盆，銀光閃閃，直衝霄漢，結成一團皓月，清輝流射，照得上下通明，宛如白晝。水中各種魚蝦介貝之屬，不住掉尾揚鰭，穿梭般來往。三鳳挑衆妖人喜喫的海鮮將手一指，波濤上便涌起一架金花，火焰熊熊。那些魚蝦便往火上投去，霎時烤熟，隨着那朵金花直往盆中漂來。衆妖人在晶盆之內，手持原有青玉案上的杯箸，隨意往海中舀酒取魚飲食。

方在同聲讚美驚奇，忽聞細樂之聲起自海上，一團彩雲簇擁着數十個羽衣霞裳的仙官仙女，各自騎鸞跨鳳，手捧樂器，浮沉于海天深處，若隱若現，仙韶送奏。襯着這晶盆皓魄，上下天光，碧雲銀霞，流輝四射，置身其中，幾疑瑤池金闕，仙景無邊，也未必有此奇麗。

易靜、輕雲等這時也正趕到。身經其境的人，彷彿是另一天地。局外人看去，卻是具體而微，其中人物，與海市蜃樓相似。不但那酒海僅有原來殿堂大小，連衆妖人都變成了

尺許長短。易靜知是魔家的寸地存身之法，雖比不上佛家的粒粟中現大千世界，卻也神妙非常，不可輕視。此時貿然闖進動手，極易被敵人警覺，一個不巧，便會中了敵人的道兒。連忙示意衆人緩進，等三鳳把魔法施完，殿中景物回了原狀，再行入內。

眼看殿中三女與諸妖人正在狂歡極樂之際，晶盆前面酒波中忽然冒起一道紅光。衆妖人還當是又有甚麼新奇花樣。三女卻知來了外人，既敢從殿中地底穿出，定是能手，原法必制他不住。三鳳首先大喝一聲，收了妖法。初鳳在殿中原有準備，也早運元靈，將手一指頭頂懸的魔鏡，一團暗影，立時發出一片寒光，向來的紅光照去。衆妖人也都警覺過來，正各自準備施展法寶飛劍迎敵。忽聽紅光中有人喝道：「紫雲三友，今日怎地連我也認不得了？」說罷，光斂處，現出一個長髯飄胸、大腹郎當的紅臉矮胖老者。三女認得來人正是北海陷空老祖門下大弟子靈威叟，壽辰前曾給他發過請柬，想必有事羈身，這時方得趕來祝賀。立時轉驚爲喜，忙將鏡光斂去，收了法寶。方擬請衆妖人一一上前相見，然後入座款待，靈威叟已大聲疾呼道：「三位公主，事已危急，無須再做客套，先容我把話說完。日前接了三位公主招宴請帖，五百年仙壽芳辰，本想早來慶祝。偏巧隨侍家師煉兩極丹，不能分身，祇得留到日後登門負荊補祝，原無赴宴之意。不料昨日紫昊峰嚴老前輩來訪家師，求取萬年續斷，談起嫫姆因受南海雙童甄氏弟兄師父天遊子臨化以前重託，助他二人報那殺父之仇。如今甄氏弟兄從凝碧崖靈翠峰微塵陣內脫身，拜在峨眉掌教妙一真人門下，由嫫姆與妙一真人同授他仙法神符，還有許多峨眉長幼兩輩中能手相助，應在今日子時，分兩路入宮，破去神沙甬道，取那天一貞水，並報前仇。三位公主劫運已至，恐難挽回。我聽了這些話，纔請準師父前來報警。先還以爲紫雲宮天羅地網、埋伏重重，峨眉道法固是高妙，但千里神沙變化無窮，何等厲害，來人未必如此容易。誰知行近迎仙島上空，便見昔日連山大師兩枚朱環化成兩個光圈，正攝着那五彩神沙，如彩虹經天一般往衡嶽一帶飛去。越知事情有些不妙，忙催遁光，趕往島上，見延光亭內無人延賓。我仗有前層沙母及護身入宮之法，特由地底穿行入宮，以測神沙仙陣破否。我知黃晶殿爲宮中奧區，至寶所在，上下四方俱有法寶封鎖埋伏，先祇准備在殿前略遠處現身，未敢妄入重地。萬沒料到不但直達宮中暢行無阻，便連這座黃晶殿也是藩籬盡撤。祇是敵人蹤跡，卻未發現一個。方疑諸位已遇強敵，不敢疏忽，纔用法寶護身，闖出一探，纔知盛筵甫開。除我一路所見神沙甬道以及各地埋伏都已被敵人破去而外，此地卻是別無動靜。諸位道友道法高深，敵人大舉入犯，豈無一絲警覺？適纔所見，又似三位公主誘敵之計，好生令人不解，目前子正，正是嚴老前輩所說應劫之時，不可不加準備，防患未然，以免敵人乘虛而入，悔之晚矣！」

這一番話，休說幾個宮中主腦聽了失魂喪膽，一干妖人也無不驚心，俱都面面相覷，暗

做警備。初鳳倉猝聞警，驚懼過甚，神志纔微有些清醒。待運用元靈指揮魔鏡照察時，靈威叟已看出初鳳神色張皇，知道所料不差，三女禍在頃刻，且非峨眉之敵。正想勸她姊妹三人同了大家，趁仇敵未到以前，或是見機逃走，或是將貞水獻出，暫免一時，話還未說兩句，忽然「叭」的一聲，臉上早着了一個大嘴巴，半邊左臉立時由紅透紫，直打得靈威叟暴跳如雷，剛罵了聲：「何人大膽，暗中傷人？」便見眼前一晃，現出一個矮老頭兒，指着靈威叟哈哈大笑道：「我把你這冒名頂替、不知死活的胖老兒，竟敢在這時候趕來討好賣乖。如不看在你那孽師面上，我一舉手，便送你去見真靈威丈人去。祇打了你一下，還不服氣麼？」

靈威叟看出來人正是嵩山二老中的矮叟朱梅，他素來謹慎，惟恐閃失，知道不是尋常，哪敢招惹。好在朋友情分業已盡到，不敢再爲留連，便朝三女高呼道：「峨眉能人定來不少，諸位道友切莫輕敵，致取敗亡。貧道去也。」初鳳等見朱梅突然現身，不由一陣大亂，紛紛施展法寶飛劍，上前對敵時，靈威叟先自遁去。緊接着朱梅也將身形一晃，不知去向。初鳳大怒，將手一指魔鏡，滿殿俱是寒光，還想查照敵蹤時，旁立許飛娘一眼望見鏡影中現出許多少年男女，就中金蟬獨自一個正往三鳳身旁撲來。因爲適纔朱梅隱身出現，三女早防還有別的敵人暗算，各自施展護身魔法，金蟬欲待飛到身前，再行出其不意，飛劍斬敵，尚未到得跟前。飛娘暗忖：「峨眉勢盛，今日業已侵入腹地，紫雲宮必破無疑。這些長幼敵人，俱有法術護身，衆人更難於應付。初鳳雖有魔鏡，太耗真元，不敢常使。何不將來人隱身之法破去，一則顯露己能，以洗昨日敗退之羞；二則可使三鳳對己重堅信賴，好乘機誆騙寶物。」想到這裏，便趁來人法寶飛劍還未施爲之際，大喝道：「峨眉門下小業障，竟敢耍弄障眼法兒來此擾敵麼！」說罷，將手一揚，飛起一團紅似淤血，時方時圓，軟而透明的東西，光華暗赤，上下飛揚，滿殿凶煞之氣，寒光俱爲所掩。易靜認得這種邪法乃赤身教主鳩盤婆所傳，最是污穢不過，恐衆人不知厲害，便即喝道：「此乃赤身教下赤癸球，待我破它。時辰已到，諸位道友還不現身出戰，等待何時？」說罷，早將預先備就的滅魔彈月弩對準那團暗赤光華射去，光華似梭一般，正向當中穿過，立即爆散開來，化爲萬點紅雨，飛灑下落。這時衆人隱身法喫那赤癸球一照，正在將破未破之際，被易靜一聲警覺，又見魔鏡現形，隱身不住，各自收了法術，紛紛放出飛劍法寶，上前迎敵。衆妖人見敵人來了這麼多，又驚又怕，也各紛紛應戰。

那金蟬隨了朱梅，會合石生母子，由外圍飛行，直入內殿。見了紅藥，知總圖已破，易靜、英瓊、輕雲等一行七人業已飛向前殿。朱梅便留下石生母子，指示機宜，由紅藥相助取那元命牌。自己同了金蟬徑往前殿，一到先將靈威叟驚走，便自隱身退去，去辦另

一件要事。不提。

金蟬來時，原受朱梅吩咐，到了殿中，等朱梅一走，便現身出戰，諸事小心。及至朱梅去後，金蟬見衆人並未看見自己，不由起了貪功之想，暗忖：「許飛娘素來厲害，自己本敵她不過，又要防她劫走那璇光尺，責任甚大。何不乘機上前，暗放飛劍，斬了三鳳，將她法寶囊一併搶走，豈不省事？」正在那欲前又卻之際，飛娘已將赤癸球放起，因爲貪功一念，未先將雙劍護身。幸是易靜提醒得快，差點被血光照向頭上，壞了道行。及見隱身不住，便指金光，先朝三鳳飛去。

飛娘見赤癸球被破，心中大怒，正要給金蟬一個辣手。易靜原敵慧珠，知道衆人皆非飛娘之敵，早將彈月弩收回，飛起劍光，直取飛娘。飛娘大喝道：「易道友並非峨眉黨羽，爲何也來此助紂爲虐？」易靜答道：「你這無知潑賤，到處惹事生非！我念你未到伏誅的時候，速速遁走，還可活命；如想在此趁火打劫，再也休想！」飛娘一聽心事被她道破，不由喫了一驚。一面飛劍應戰，暗中偷看衆人：甄艮、甄兌雙戰二鳳、金鬚奴；英瓊、輕雲雙戰初鳳、慧珠；另外還有兩個道童，在一條梭形光華之下，到處穿飛，不時現出上半身，用飛劍法寶殺害宮衆，任何法術法寶俱不能傷他們分毫，甚是猖狂。再看三鳳，因敵不過金蟬霹靂劍，已將數十件仙兵祭起，仍是佔不了一絲便宜。餘外還有像朱梅那樣厲害的能手，不知多少，未曾露面。祇見滿殿光華飛舞中，敵人未傷一個，宮中侍衆以及來的妖人，卻是傷亡不少。心中惦記着三鳳收藏的璇光尺和金庭玉柱中的寶物，幾次想飛近三鳳身側，俱被易靜法寶飛劍絆住。正在發急，旁邊的金鬚奴雖然相助二鳳與南海雙童動手，因早料今日決無勝理，又見初鳳正在危急，屢次暗示二鳳作速遁走，自己好分身去助初鳳。二鳳偏又不捨眼前這片基業，總想僥倖將敵人戰退，執意不肯。金鬚奴一面要顧夫婦之情，一面要全主僕之義，朱梅在此，又不敢胡亂施展法寶，真是戰既不可，退亦不能，好生着急爲難。猛一眼瞥見初鳳已被英、雲雙劍逼得風雨不透，不但魔法無功，反連失了許多寶物，雖有慧珠死命保護支持，仍是無用。想起昔日相救相隨恩義，心如刀割。知道敵人勢盛，決非對手。這時黃晶殿已由初鳳行使魔法，與金庭玉柱連成一氣，在兩處設了壽筵。原擬宴飲中間，等衆人獻完了法，最後纔由初鳳一舉手，將衆人移向金庭，再顯神通，施展魔法，以娛仙賓。此時事在危急，除初鳳行法，率領幾個本宮首要，遁入金庭玉柱之間將它封鎖，自己再冒險出見朱梅，獻出貞水，以求免禍，或者還有幾分之望外，別無善策。一見二鳳祇管不退，忽然把心一橫，竟是捨了她，直往初鳳身前飛去。二鳳原非雙童之敵，偏巧金鬚奴日前爲防遇見峨眉門下，二鳳誤用法寶傷人，以後仇隙越深，更難轉圜，將她所有寶物全要過去。今日來了強敵，金鬚奴還在持重，不肯速下辣手。二鳳屢次催他施爲，他俱不肯。先還以有他在

側，總可無慮。準知無端拋下自己飛去，不由着起忙來，喊了一聲，未見答應。知道自己勢孤力弱，再不見機，定有閃失，也打算跟蹤飛走。

南海雙童與三女有殺父之仇，看出二鳳想逃，哪裏容得。甄兌早在暗中取出三棱戮魔刺，將手一揚，對準二鳳打去。此寶乃雙童師父在日煉魔之寶，取海中惡鯊脊刺煉成。與別的法寶不同，每根祇能用上一次。發出去是一條大指粗的銀光，光尖上有三棱芒刺。一經打中敵人，立時在身上爆散開來，化成無數堅利的碎刺，鑽骨刺心，耗蝕精血。雙童一則因爲乃師臨去時諄諄告誡，此寶狠毒，中上極難倖免，祇能作爲報仇除害之用，不可輕易行使；二則此寶不能收回，遺留無多，用一次，少一次；故而前受史南溪等妖人之愚，用地行神法暗入峨眉盜取肉芝，遇見那麼厲害的勁敵，都未輕易行使。論起二鳳所得月兒島各樣法寶中，原有禦敵之物，偏又不在身旁，本就雙拳難敵四手。臨逃倉猝之際，微一疏神，不及回劍防身，恰被打在右腿之上，覺着腿一麻，忽又覺着裂骨般的奇痛，知道不妙。好個二鳳，身受這等重傷，如換旁人，早已支持不住，身死敵手，她卻能當機立斷。不俟敵人二次又下毒手，連頭也不回，暗運玄功，施展魔教中解體脫身之法，將手一拍胯間，起了一片煙光。雙童眼見二鳳墜落，忙指劍光飛下，卻是一條白生生欺霜賽雪的玉腿橫在地上，一聲爆響，震成粉碎。二鳳已往金鬚奴那一面飛去。雙童如何肯捨，跟着緊緊追將過去。其實二鳳如趁此時逃生，還來得及。祇爲一念情癡，又惱着金鬚奴不該撇下她而去，氣在心裏。一則想過去喝問；二則還想催他速使法寶，報仇卻敵；三則也是劫運已至，竟沒想到逃之一字。